

2022 明道大學中華文化與傳播學系  
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唐代元和體詩之探討—白居易與元稹

博士班二年級、2008202、邱慧珍

主辦單位：明道大學

承辦單位：中華文化與傳播學系

時間：中華民國111年6月23日（星期四）

地點：明道大學開悟大樓102 教室

# 唐代元和體詩之探討

## —白居易與元稹

博士班二年級、2008202、邱慧珍

### 摘要

唐詩發展興盛，在德宗元和時期，元稹與白居易兩人共患難經歷上的友誼，彼此在生活中相互鼓勵與支持，藉由詩作，在文學創作上相互影響，為中唐的文學發展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兩人當時互相往來的詩作，影響當時文人甚大，又是詩人所未有的，因而有元和體之稱。唐代李肇在《國史補》一書中，明確將元、白兩人詩風俱名為「元和體」。

「元和體」源自白居易〈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和元稹〈酬翰林學士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這組唱和詩由白居易贈詩，元稹以高難度的次韻相酬和對偶鋪排，律法井然，並且在詩中運用了許多典故與史實。對中唐時期的「元和體」詩作的誕生，有著直接的影響，並且在創作形式上開展了另一種風氣。

本文以元稹〈陽城驛〉與白居易〈和陽城驛〉、元稹〈桐花〉詩與白居易〈答桐花〉詩，兩組唱和詩作為「元和體」詩說明。

自元白二人開始，詩壇出現許多唱和詩與應酬詩作，因此有詩到元和體制新之言。元白詩風促進、並推動了新樂府運動，也影響了後代詩人，如范成大、楊萬里、張翥……等人，同時也受到不少詩評家的批評。

**關鍵詞：**元和體、白居易、元稹

# Yuan He period of Emperor Dezong

## -- Yuan Zhen and Bai Ju Yi

### Abstract

During the Yuan He period of Emperor Dezong, Yuan Zhen and Bai Ju Yi shared friendship through adversity, supporting each other in their lifetime, and influencing mutually in their literary achievement to some degree, which contributed enormously to the mid-Tang literary development. Their poems, launched as a novel form and was called Yuanhe Style, are unprecedented and influential. In the Tang Dynasty, Li Zhao, in the book National History Supplement, clearly named the poetic styles of Yuan and Bai as Yuanhe Style.

Yuanhe Style is derived from Bai Ju Yi's Daishushi - Baiyun Jiweizhi and Yuan Zhen's Rewarding the Hanlin Bachelor's scriptwriting poems - Baiyunjiweizhi. Presented by Bai Ju Yi, this anthology was rewarded by Yuan Zhen with a highly ordered second rhythm, arranged pairs, and lots of allusions and historical facts in the poems. It had a significant direct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uanhe Style in mid-Tang and started another style in forms of creation.

This article uses Yuan Zhen's Yangchengyi, Li Bai's He Yangchengyi, Yuan Zhen's Tonghua, and Li Bai's Rewarding Tonghua poems, two anthologies as a statement of Yuanhe Style poems.

Since Yuan and Bai, there have been anthologies and letters for social events, and that's why people say it's because of Yuanhe that the poem form was refreshed. Yuan and Bai's poetry promoted New Yuefu Campaign as well as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latecomers and future poets such as Fan Cheng Da, Yang Wan Li, Zhang Yu, and so on. However, it has also been criticized by some poetry critics.

Keywords : Yuan He period 、 Yuan Zhen 、 Bai Ju Yi





# 唐代元和體詩之探討—白居易與元稹

邱慧珍、博士班二年級

## 一、前言

李唐統治近三百年的歷史，由於皇室成員的愛好、科舉制度的施行，加上詩與樂歌繁盛的因素，使得詩的發展達到異常興盛。

唐初皇室對於文學的愛好，為詩奠定了後來發展的基礎，從雄才大略的唐太宗開始，到後來繼承大統的承大位者，往往能詩，由於在上位者大力倡導，使得唐代詩歌大為盛行。

此外，由於科舉制度以詩作為考試科目之一，進士得第之後，又有新進士曲江大會，有機會攀附高門，獲致通顯，詩歌為天下士子必習的課程。

在當時，無論是京都左右教坊的宮妓、士大夫家的家妓、地方官吏的官妓，皆能唱詩。尤以能得佳詞又俱新聲者，不僅合於管弦，有的還能配上舞蹈，在這種安逸樂的生活中，使得唐詩更容易繁盛。<sup>1</sup>

明高棅《唐詩品彙·序》將唐代詩作分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個階段。唐詩「極盛時期」包括盛唐及中唐兩個階段。每一時期又有每一派別的代表詩人。<sup>2</sup>

唐以後，論詩體者日眾，詩歌體派理論亦漸臻成熟。南宋人嚴羽撰《滄浪詩話》，即單立「詩體」一章，所列「沈宋體」、「王楊盧駱體」、「大歷體」、「元和體」之類。<sup>3</sup>

嚴羽的分類以群體性風貌為重點，實際上是對唐代詩壇實際存在的詩人群體群體與詩歌體派的確認。

<sup>1</sup> 陳鐘琇：《唐代和詩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8年4月，頁391-400。

<sup>2</sup> 同前註，頁413-414。

<sup>3</sup> 許總：《唐詩體派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00年1月1日，頁5。

本文以歷史研究方法，僅探討其中元稹和白居易所代表的「元和體」。

研究者選擇《全唐詩》內容中關於白居易與元稹的部分部分詩作為本文的資料來源。

本文先分別敘述舉例《全唐詩》<sup>4</sup>中白居易與元稹的和詩與答詩，加以討論分析之後，接著探討兩者之間的關聯之處。

最後並將詩評家對於元和體的評論，加以綜合探討。

## 二、元和體代表人物與源流

唐憲宗元和三年（808）發生牛僧孺和李德裕的黨爭，相持四十年之久。萌生於憲宗朝堂之上，牛僧孺、李宗閔對策，指陳時政之缺失，而李德裕之父李吉甫當時為相，對其深惡之，牛李黨爭，自此萌發。李德裕、李紳、元稹為一派系，李逢吉、牛僧孺、李宗閔為另一派系，彼此都勾結太監助長聲勢。兩黨中都有大詩人參與，李黨有元稹、李商隱，其中元稹為李黨的鉅子；牛黨則有詩人杜牧。兩黨勢若水火，互不相容，彼此之爭互有勝負，兩派的鬥爭連皇帝也莫可奈何。<sup>5</sup>當時白居易與李黨元稹為至交，其妻為楊穎士從父妹，又與牛僧孺為詩友，周旋於兩黨之間。

白居易和元稹二人都是中唐時期著名的詩人與文學家。兩人不但彼此過從甚密，而且文風與文學思想皆相近，世人稱其為「元白」，他們在生活上彼此互相關心、文學上也互相啟發、精神上更是互相支持。<sup>6</sup>

兩人之間的友情不但為後世留下一段文人相親的佳話，建立在共患難經歷上的友誼，也在生活中相互鼓勵與支持，同時，在文學創作之路上相互影響，為中唐的文學發展提供了巨大的貢獻。<sup>7</sup>

### （一）白居易

<sup>4</sup> 康熙聖祖仁皇帝：《御定全唐詩》，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https://ctext.org/>。

<sup>5</sup> 臺靜農：《中國文學史(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4月，頁361-364。

<sup>6</sup> 馬思宇：〈白居易與元稹〉，《北方文學(中旬刊)》第2012卷第03期，2012年，頁128。

<sup>7</sup> 臧焱辛：〈白居易、元稹唐詩異同分析〉，《吉林工程技术師範學院學報》第2016卷第05期，2016年，頁72-75。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晚年與香山僧結香火社，自號香山居士，下邳（今陝西渭南縣境）人。德宗貞元十六年及進士第，時年二十九。一生作了三千多首詩，是文學中少有的多產作家。<sup>8</sup>

白居易本來是個熱衷功名的人，但生活於封建官僚體制下的知識分子，其命運繫君主喜怒之間，因此白居易不敢積極追求功名，但消極到退隱又無法解決衣食問題，因此創造出「兼得仕隱，優遊山水」的中隱生活，享受「官優有祿料」、「林下水邊無厭日」的獨善之樂。<sup>9</sup>

在牛李黨爭的政治氛圍之下，白居易以其交友廣泛、刻意周旋於兩黨之間，只為求能安身立命。

唐代詩人中，白居易乃具有明確之詩人意識，並經由其詩人意識之萌生，自覺其為詩人，而影響其詩歌寫作，並樹立異於其他詩人之詩人風貌。<sup>10</sup>

白居易的交遊中，感情最厚、詩風亦同調的，莫過於元稹，兩人當時互相往來的詩作，影響當時文人甚大，又是詩人所未有的，因而有「元和體」之稱。

## （二）元稹

元稹（779-837），字微之，河南河內人。元和元年應制舉第一，除左拾遺，歷監察御史。元稹與白居易兩人交情深厚，才氣也不相上下，對樂府詩的見解，更是旗鼓相應。當時詩人能與白居易同調的，只有元稹一人。<sup>11</sup>其在中唐

---

<sup>8</sup> 臺靜農：《中國文學史(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4月，頁476-477。

<sup>9</sup> 俞炳禮：《白居易詩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尤信雄先生指導，1988年），摘要。

<sup>10</sup> 陳家煌：《白居易詩人自覺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簡錦松先生指導，2007年），摘要。

<sup>11</sup> 臺靜農：《中國文學史(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4月，頁469。

與白居易並稱，史傳推崇二人為元和文學主盟。

元稹年少的戀情以分手收場，實可從二人性格、當世風氣著手探析，不應逕誣他為了增高社會政治地位而棄寒族、婚高門。在仕宦方面，元稹執著於用世，不願尸位素餐，因此早年政治表現突出，而不為安史亂後只求倖安的朝臣所容。中年獲穆宗拔擢，卻遭人構陷，卒不能實現其輔弼君王的抱負。在中唐權臣保守、宦官得勢、藩鎮驕縱、黨爭熾烈等錯綜複雜的交織網絡中，構成對元稹人格品評的誤解。元稹受杜甫影響，思兼眾體，惟病不能；題材方面則因工於寫情、長於繁詳的敘事，而在酬唱、悼亡、諷諭、日常生活及豔情方面有突出的表現。<sup>12</sup>

元稹雖汲汲營營於其政治地位，但早年的政治突出表現，並未帶給他一帆風順、平步青雲的機會，而於宦遊沉浮之中，多所感觸。也因此與才氣相當的白居易，有許多的詩作往來。

### （三）元和體的源流及背景

元和時期有著開明的政治風氣，使得年輕的元稹、白居易二人，想要在政治上有所作為。

因德宗一朝極力重視文才，並加重以較客觀標準取士之進士科士人，使得元、白等人有機會以自身文學才能，突破世族壟斷之清要官職，於政壇上嶄露頭角，以文學才華確立政治聲望，在順宗永貞革新後，憲宗一新朝政之際，元白二人能趁勢崛起，成為元和初期被眾人所矚目的政壇新秀。<sup>13</sup>

元白二人雖為政壇新秀，但政治上的氛圍瞬息萬變。

元和十年（815）六月，發生了李師道派刺客殺害宰相之事件，時為太子左贊善大夫的白居易，在事發當日，立即上書論事，主張補賊雪恥。有相同理念

<sup>12</sup> 呂惠貞：《元稹及其詩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羅聯添先生指導，1993年），摘要。

<sup>13</sup> 陳家煌：《白居易詩人自覺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簡錦松先生指導，2007年），摘要。

的韓愈，也上呈〈論捕賊行賞表〉，請憲宗皇帝行賞告發、捕賊有功之人。但隔沒多久，白居易被彈劾越職言事，韓愈也被改派作為閒官。<sup>14</sup>在白居易的貶謫之路上，元白二人仍然彼此贈達詩作。

綜觀元稹、白居易二人大量彼此酬唱贈答詩作中，可以看出大多是白居易趨使元稹與自己酬唱，而元稹除了與白居易酬唱外，鮮少與固定人士進行酬唱詩贈答，反觀白居易，不僅與元稹大量酬唱，也與當代知名文人進行詩歌之酬贈對話。

元稹給人自恃甚高的感覺，但其在《白氏長慶集序》中提及：「樂天之長可以為多矣，是以諷諭之詩長於激，閒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而在《上令狐楚相公詩啟》中，元稹也自謙其探求「思深語近、褊淺之詞」，可見元稹對於白居易，是非常佩服的且推崇備至，認為白居易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白居易又是怎麼看待自己和元稹的呢？在《與元九書》中「況樸與足下為文，尤患其多，況他人乎？」可以看出，白居易認為他和元稹作品的一項毛病為繁多、敘述較長。

《與元九書》是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貶官江州時的詩作，有感於在政治上遭受到的沉重打擊，無法實現自己的抱負與理想，激憤之餘，開始採取妥協逃避的態度，詩作開始有了庸俗理論的現象，從反應社會、政治的內容，變為描寫個人身邊的瑣事。<sup>15</sup>

而在給元稹《和答詩十首序》中「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而辭繁、意太切則言激……所長在於此，所病亦在於此。……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引所作，稍刪其煩而晦其義焉。」說到自己詩歌的缺點，提出兩個問題，其一是理周辭繁、不夠簡練；其二示意切言激、不夠含蓄。從不同面向而言，就是內容不夠含蓄，語言不夠簡練，「淺顯平易」雖說是缺點，亦是長處。<sup>16</sup>

從《與元九書》、《和答詩十首序》中，白居易明確指出，自己和元稹作品長處為：意切而理周；同時也揭示兩人作品短處為：辭繁言激。並且明確提及兩人的努力方向為：刪繁尚簡、力求含蓄。

<sup>14</sup> 蔡慧崑：《韓愈之仕宦歷程及其思想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包國順、康義勇、簡錦松先生指導，2013年)，頁178-184。

<sup>15</sup> 袁行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4年11月，頁284-285。

<sup>16</sup> 同前註，頁292-293。

許總認為「元和體」包含著深遠廣大而豐富的時代性內涵，為中唐貞元、元和年間，為了適應社會政治秩序的重建，以及一般庶族文人登上政治舞台的需要，加上對傳統儒學的新闡釋，促使思想產生革新、文風有所變遷，使得特定的文化轉型，由於受到時代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種種因素影響，文人在文學領域中集中體現出來的現象，並非僅是特指元稹和白居易二人的某種類型詩作。<sup>17</sup>

### 三、元和體詩

元稹與白居易知交甚篤，在唐朝時，文人詩友之間，常藉著詩作，來彼此聊慰心靈。

白居易〈和答詩十首〉並序云：「同者為之和，異者為之答。」〈和答詩十首〉為白居易於元和五年所寫，當年三月，元稹被貶為江陵士曹參軍，在赴江陵路上吟詠多首詩，白居易因而寫了此十首詩，其動機出發點是對元稹「羨其詩、憐其心。」<sup>18</sup>

既為和答詩，可見有和詩與答詩，以下就和詩與答詩分做舉例敘述，並對元和體詩的影響加以論述。

#### （一）元和體中和詩舉例

當元稹被貶官，在赴任的路途上，經過陽城驛時，想到陽城<sup>19</sup>，此人正氣凜然、高風亮節，敢於直言不畏權佞、甚至直諫而犯天威，因而有感而發，寫下〈陽城驛〉一詩，其詩句開頭四句為：「**商有陽城驛，名同陽道州。陽公沒已久，感我淚交流。**」<sup>20</sup>將詩作寄給白居易。

<sup>17</sup> 許總：〈文化轉型時代的思想革新與文風變遷—論元和詩變與元和體〉，《齊魯學刊》第2007卷第3期，2007年，頁61-65。2021年1月3日檢索自華藝線上圖書館。

<sup>18</sup> 陳鐘琇：《唐代和詩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8年4月，頁24-25。

<sup>19</sup> 陽城（736—805），字亢宗，定州北平縣（今河北完縣）。曾任諫議大夫、道州（今湖南道縣西）刺史。

<sup>20</sup> [清]康熙聖祖仁皇帝：《御定全唐詩》，欽定四庫全書卷三百九十七，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

隨後，白居易以相同的心情來頌揚陽城此人的高貴情操，呼應元稹〈陽城驛〉詩作，亦寫下〈和陽城驛〉一詩，以：「商山陽城驛，中有嘆者誰？」<sup>21</sup>作為詩開頭呼應，詩中並安慰元稹，「道州既已矣，往者不可追。」來安慰元稹的感傷。

比較兩首詩之間的平仄，可以發現，都沒有像律詩與絕句般的嚴謹。而比較兩者之間的句數與韻腳，可以發現，〈陽城驛〉一詩有 152 句，是一首五言古詩，押韻的字為：州、久、流、儔、柔、憂、凋、收、留、遊、丘、偷、優、羞、牛、修、讎、遊、侯……等字，押下平尤韻；而白居易的〈和陽城驛〉一詩有 76 句，是一首五言古調詩，亦即五言古詩，押韻的字有：誰、時、垂、斯、移、衣、爲、楣……等字，押上平支韻，為「和意詩」。<sup>22</sup>

## （二）元和體中答詩舉例

不同於同其情的寫作「和詩」，「答詩」是以開導之心來寫作。

當元稹看到山中桐花無人知賞，想到自己被貶的困窘，寫下〈桐花〉一詩，其中詩句，

「朧月上山館，紫桐垂好陰。可惜暗澹色，無人知此心。舜沒蒼梧野，鳳歸丹穴岑。遺落在人世，光華那復深？……感爾桐花意，閒怨杳難禁。」<sup>23</sup>

詩句中，滿是消極失意之情，並並以桐花、琴音警惕君臣之間關係的微妙。此詩為侵韻，充滿哀傷、感慨極深。雖帶給人平穩、沉靜的感覺；同時，適宜地表達深沉、憂傷、憐憫等情思。<sup>24</sup>

白居易隨後以好友關懷開導的立場寫作〈答桐花〉一詩，期許元稹要等待

---

畫。

<sup>21</sup> [清] 康熙聖祖仁皇帝：《御定全唐詩》，欽定四庫全書卷四百二十五，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sup>22</sup> 陳鐘琇：《唐代和詩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8 年 4 月，頁 302。

<sup>23</sup> [清] 康熙聖祖仁皇帝：《御定全唐詩》，欽定四庫全書卷三百九十六，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sup>24</sup> 魏慧雯：《中唐元和時期白居易禪師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周益忠先生指導，2008 年），頁 114-115。

機會東山再起，其中詩句，

**山木多蓊鬱，茲桐獨亭亭。……截為天子琴，刻作古人形。……戒君無戲言，翦葉封弟兄。當君正殿栽，花葉生光晶。……請向桐枝上，為餘題姓名。待餘有勢力，移爾獻丹庭。<sup>25</sup>**

提到桐木可以截為天子琴、以及周成王「桐葉封弟」之故事，來開導元稹，應當等待時機，再貢獻朝廷。也因為白居易習禪的緣故，在〈答桐花〉詩中，使用禪詩，情感表現較為平穩而從容的韻部，以其樂天知命的生活態度，加上自己的修行實證心得，藉由詩作，開導與鼓勵友人，把握當下可以做的，展望未來。

比較兩首詩，可以發現，元稹〈桐花〉一詩為 82 句的五言古詩，押韻的字為：陰、心、岑、深、林、侵、尋、岑……等字，押下平侵韻；而白居易〈答桐花〉一詩為 72 句的五言古詩，押韻的字有：亭、英、晴、輕、氓、營……等字，押下平庚韻和青韻，是為「和意詩」。<sup>26</sup>兩首詩有著不同的韻部，〈桐花〉詩為侵韻，讀來有感慨深而哀傷的感覺；〈答桐花〉詩為下平庚韻和青韻，讀來較為振厲人心。

由上可知，元稹與白居易二人寫作的和答詩，是在內容上和原詩意，並非針對原詩詩韻來寫作。

### （三）元和體詩的影響

「元和體」源自於白居易《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和元稹《酬翰林學士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這組代書百韻唱和詩詳細描述了元、白兩人登科初次相遇、一同在長安宦遊，以及在官場相識、相處的經過，表達出對彼此往昔情誼的追憶和彼此的思念之情。

<sup>25</sup> [清] 康熙聖祖仁皇帝：《御定全唐詩》，欽定四庫全書卷四百二十五，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sup>26</sup> 陳鐘琇：《唐代和詩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8 年 4 月，頁 302。

白居易《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是一首五言排律，寫於元和五年(810)，白居易時任翰林學士，詩中「憶在貞元歲，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將對元稹的想念之情、友情之深表露無意。

而元稹《酬翰林學士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以同樣的五言排律詩作，「昔歲俱充賦，同年遇有司。」將兩人相同的記憶，和彼此的思念之情，表達出來。

這組唱和詩由白居易先贈詩，元稹則以高難度的次韻相酬和，詩句對偶鋪排，律法井然，並且在詩中運用了許多典故與史實。對中唐時期的「元和體」詩作的誕生，有著直接的影響，並且在創作形式上開展了另一種風氣。<sup>27</sup>

自元白二人開始，詩壇出現許多唱和詩與應酬詩作，因此有詩到元和體制新之言。

詩到元和體制新代表著元稹、白居易所創立的「元和體」，由於主張敘事、詩歌通俗化，以及韻律優美和諧，是我國唐代詩歌發展的新里程。<sup>28</sup>

元、白詩風通俗易懂的特性，對於新樂府運動有著促進、推動的作用。崇尚通俗的新樂府詩人，如：唐衢、李紳、張籍、王建等人，除了崇尚通俗之外，在繼承前人樂府詩的現實主義傳統基礎上，不斷進行新的開拓與創作。<sup>29</sup>

元、白詩風對於宋代一些著名詩人如范成大、楊萬里、張俞等人的創作，也有影響，如：范成大詩〈春日田園雜興十二絕〉其三：「高田二麥接青山，傍水低田綠未耕。桃杏滿村春似錦，踏歌椎鼓過清明。」將春天時農村的景色及農民的生活，實際描述出來。

又如：楊萬里詩〈竹枝歌〉：「吳儂一隊好兒郎，只要船行不要忙。著力大家齊一拽，前頭管取到丹陽。」大家齊心一意，合力使船前行的景象，隨著詩句呈現腦海中。

再如：張俞寫的五言絕句〈蠶婦〉：「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襟。遍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可從詩中見到，養蠶婦人對於絲稅之重、自己辛勞與所獲不成比例的辛酸。

<sup>27</sup> 趙馨怡：〈論元稹、白居易代書百韻唱和詩兩首〉，《黑龍江：鶴西大學學報》第 2018 卷第 04 期，2018 年，頁 147-151。

<sup>28</sup> 汪勁松：〈淺論「元和體」的藝術特點〉，《山西：新課程學習·中旬》第 2014 卷第 06 期，2014 年，頁 194-194。

<sup>29</sup> 王明居：《唐詩風格論》(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1 年 7 月，頁 216-217。

以上所舉三個例子，顯而易見，繼承了元、白詩風的現實主義，讀來令人通俗易懂。

#### (四) 對元和體詩的批評

在中唐元和詩壇，不僅近體詩繁榮興盛，還呈現出明顯的新變特徵，以元、白詩的次韻律詩為代表，因其花樣翻新、因難見巧，在當世產生了影響，從而豐富了唐詩體裁的多元性。<sup>30</sup>同時，也引起許多批評，包含肯定與不同面向的。

##### 1. 肯定的批評

唐代詩評家張為在《詩人主客圖序》中，把元稹視為「升堂」者，而白居易為「廣大教化主上入室」，認為元白詩風具通俗性，有種如陽春白雪般的雅，都是登大雅之堂的著名詩人。

宋代洪邁在《容齋隨筆》中，認為元稹詩〈行宮〉「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此詩甚佳，洪邁評其為「語少意足，有無窮之味。」給予元白詩風肯定的批評。

宋代張戒在《歲寒堂詩話》中，也對元、白詩風提出見解，認為元白兩人的詩作相同處是「專以道得人心事為工」，其通俗易懂的特性，道出人心中所想。而兩人不同處，在於白居易詩作現實主義精神很強，其詩質樸平實、平淡自然，勝於元稹詩作。

清代詩評家何世璠在《然燈記聞》中提及：「元、白、張、王諸作，不襲前人樂府之貌而能得其神者，真樂府也。」可見何世璠覺得，雖然同屬樂府詩派，但元稹、白居易、張籍、王建等人的詩風卻又各有特色。

清代葉燮在《原詩》中說：「白詩俚俗處而雅亦在其中。」元稹詩風也是如此，稱讚兩人詩風俗中含雅、雅中寓俗。

同樣在清代，趙翼在《歐北詩話·卷四》中，提及：「元白尚坦易，務言人

<sup>30</sup> 郭自虎：〈詩到元和體變新—元稹次韻律詩當議〉，《安徽：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009卷第10期，2009年，頁72-79。

所共欲言。」趙翼分析元白詩，不但體現詩人本性，也表現出人們所關心的社會問題，具有鮮明的生命力與人民性，因而能風靡天下、雄視百代。

近代王明居在《唐詩風格論》一書中，提出了，因元白二人的唱和詩往來，詩人在藝術上一直嚴格要求、精益求精，使得元白詩風由博而約、由繁到簡，愈加質樸通脫，且老練精道，其中以白居易詩作超過元稹詩作。

汪勁松與郭自虎二位，都肯定「元和體」即是元稹與白居易二人之間唱和酬詩所代表的詩作，對中唐時期社會文學詩歌發展有所貢獻。

## 2. 非肯定的批評

但也有不同的看法，在唐代，也有人對「元和體」詩歌提出批評。杜牧在《李府君墓誌銘》中，以純粹儒家思想的立場，強調文學的社會政治功能，指出「元和體」詩歌在內容上多淫言媠語、格調上顯得纖艷不逞，對士風產生惡劣影響。<sup>31</sup>

杜牧因其好友張祜受到元白的奚落，未被起用而飲恨終身，出於義氣，替張祜打抱不平，而對元白詩風採取完全否定的態度。

張祜在張為《詩人主客圖序》中，被列為「入室者」，名字排在元稹之前。文學家令狐楚深知張祜有才，引見給皇帝。但當皇帝詢問時任宰相的元稹時，元稹卻說：「張祜雕蟲小技，壯夫恥而不為者，獲獎激之，恐變陛下風教。」<sup>32</sup>皇帝聽了元稹的話，而未起用張祜。此外，白居易推薦徐凝而刻意壓抑張祜。<sup>33</sup>使得仗義執言的杜牧，為好友張祜深感不平。

杜牧曾在《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志銘》中提及：

**嘗痛自元和已來有元、白詩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媠語，冬寒夏**

<sup>31</sup> 向鐵生：〈杜牧攻訐元白詩的儒家思想立場及意義〉，《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012 卷第 05 期，2012 年，頁 33-39。2021 年 1 月 3 日檢索自華藝線上圖書館。

<sup>32</sup> [清] 王定保：《嘯園叢書·唐摭言》，清光緒九年[1883]仁和葛氏刻本，原書來源：廈門大學圖書館，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sup>33</sup> [清] 皮日休：《論白居易薦徐凝屈張祜·卷七百九十七·全唐文》，欽定全唐文，原書來源：浙江大學圖書館，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sup>34</sup>

杜牧在《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志銘》大加撻伐元、白詩歌，批評「元和體」的豔麗之風，嗤之以鼻，頗為偏激。元、白二人對張祜確實有過份之處，但並非如杜牧所言，不盡豔麗，浮靡並非元、白詩的本色，豔麗卻是「元和體」詩的一個特色，和通俗相輔相成，互為襯托。也代表了後來唐代的儒家詩觀，晚唐詩風有所轉型，文學思想的另一重大振變。

除了杜牧之外，元代詩評家方回在〈跋方君至庚辰詩〉中，提及：「詩不厭寒、不厭瘦，惟清與俗則絕不可。」對元白詩風的片面批評，是負面的，認為這樣的通俗詩風難登大雅之堂。

#### 四、結語

「元和體」詩代表人物為元稹與白居易，在唐德宗元和時期，為後世留下的一段文人相親佳話，建立在兩人共患難經歷上的友誼，彼此在生活中相互鼓勵與支持，藉由詩作，在文學創作之路上相互影響，為中唐的文學發展所做出的巨大貢獻。

兩人當時互相往來的詩作，影響當時文人甚大，又是詩人所未有的，因而有「元和體」之稱。

元稹、白居易二人大量彼此酬唱贈答詩作中，可以看出多是白居易趨使元稹與自己酬唱，少部分是元稹主動的唱和詩作。而元稹除固定與白居易酬唱外，鮮少與固定人士進行詩作贈答，而白居易不僅與元稹大量酬唱，同時也與當代其他知名文人進行詩歌之酬贈對話。

元稹與白居易二人寫作的和答詩，是在內容上和原詩意，並非針對原詩詩韻來寫作。

「元和體」源自白居易《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和元稹《酬翰林學士代書

<sup>34</sup> [唐] 杜牧：《樊川文集·四部叢刊初編》，原書來源：景江南圖書館藏明翻宋刊本，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詩一百韻寄微之》，這組唱和詩由先白居易贈詩，元稹再以高難度的次韻相酬和對偶鋪排，律法井然，並且在詩中運用了許多典故與史實。

對中唐時期的「元和體」詩作的誕生，有著直接的影響，並且在創作形式上開展了另一種風氣。

近代有研究者認為，中唐貞元、元和年間，為了適應社會政治秩序的重建，和一般庶族文人登上政治舞台的需要，以及對傳統儒學的新闡釋，促使思想產生革新、文風有所變遷，形成特定的文化轉型，受到時代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種種因素影響，在文學領域中集中體現出來，並非僅是特指元稹和白居易二人的某種類型詩作。

詩評家有多人對於元和體詩給予正向的肯定，如唐代張為、宋代洪邁及張戒、清代何世璣、葉燮、趙翼，以及近代王明居、汪勁松、郭自虎等人。

相反的，則有唐代杜牧、元代方回對「元和體」的批評，也代表了後來唐代的儒家詩觀，晚唐詩風有所轉型，文學思想的另一重大改變。

## 參考書目

### 一、古籍

[唐] 李肇：《唐國史補》，原書來源：浙江大學圖書館，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唐] 杜牧：《樊川文集·四部叢刊初編》，原書來源：景江南圖書館藏明翻宋刊本，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清] 王定保：《嘯園叢書·唐摭言》，清光緒九年[1883]仁和葛氏刻本，原書來源：廈門大學圖書館，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清] 康熙聖祖仁皇帝：《御定全唐詩》，欽定四庫全書·集部八·總集類，原書來源：浙江大學圖書館，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清] 皮日休：《論白居易薦徐凝屈張祜·卷七百九十七·全唐文》，欽定全唐文，原書來源：浙江大學圖書館，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 二、專書

王明居：《唐詩風格論》(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1年7月。

袁行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4年11月。

許總：《唐詩體派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00年1月1日。

陳鐘琇：《唐代和詩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8年4月。

臺靜農：《中國文學史(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4月。

### 三、論文

#### (一)期刊論文

向鐵生：〈杜牧攻訐元白詩的儒家思想立場及意義〉，《蘇州：蘇州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012卷第05期，2012年，頁33-39。2021年1月3日檢索自華藝線上圖書館。

許總：〈文化轉型時代的思想革新與文風變遷—論元和詩變與元和體〉，《山東：齊魯學刊》第2007卷第3期，2007年，頁61-65。2021年1月3日檢索自華藝線上圖書館。

郭自虎：〈詩到元和體變新一元稹次韻律詩當議〉，《安徽：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009卷第10期，2009年，頁72-79。2021年1月3日檢索自華藝線上圖書館。

汪勁松：〈淺論「元和體」的藝術特點〉，《山西：新課程學習·中旬》第 2014 卷第 06 期，2014 年，頁 194-194。2021 年 1 月 3 日檢索自華藝線上圖書館。

馬思宇：〈白居易與元稹〉，《黑龍江：北方文學（中旬刊）》第 2012 卷第 03 期，2012 年，頁 128。2021 年 1 月 3 日檢索自華藝線上圖書館。

臧焱辛：〈白居易、元稹唐詩異同分析〉，《吉林：吉林工程技術師範學院學報》第 2016 卷第 05 期，2016 年，頁 72-75。2021 年 1 月 3 日檢索自華藝線上圖書館。

趙馨怡：〈論元稹、白居易代書百韻唱和詩兩首〉，《黑龍江：雞西大學學報》第 2018 卷第 04 期，2018 年，頁 147-151。2021 年 1 月 3 日檢索自華藝線上圖書館。

## (二)博碩士論文

### 1.博士論文

俞炳禮：《白居易詩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尤信雄先生指導，1988 年)。

陳家煌：《白居易詩人自覺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簡錦松先生指導，2007 年)。

蔡慧崑：《韓愈之仕宦歷程及其思想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包國順、康義勇、簡錦松先生指導，2013 年)。

### 2.碩士論文

呂惠貞：《元稹及其詩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羅聯添先生指導，1993 年)。

魏慧雯：《中唐元和時期白居易禪師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 四、網路資料

中文網址：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英文網址：<https://ctext.org/zh>；查詢日期：民國 111 年 4 月 3 日。

中文網址：韻典網；英文網址：<https://ytenx.org/>；查詢日期：民國 111 年 4 月 8 日。